

趙明熙小說中的不安情感

曹家瑜(조가유)*

Tsao, Chia-Yu. A Study on the Anxiety in Cho Myeonghee's Novels. Cho Myeonghee is known as a frontier writer in early Korean modern literary figures.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his writing demonstrate two kind of his literary work creation style based on his ideology. However, this study newly discovered the three kind of literary style in his novels from the view of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emotion. Cho Myeonghee explained in a very detail about the three kind of change in his writing from the aspect of emotion flow. In the initial period, his works show that writer emotion flows from the anxiety of conscience to the anxiety of neuroticism. In the middle period, his works show that his emotion flows from the neurotic anxiety to the realistic anxiety. In the last period, his emotion flows from the realistic anxiety to the neurotic anxie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se three stages of writer's anxiety feeling in very detail through his works and discovered one more fact that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common problem existed to the people who lived difficult life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Korea. The first problem was that Korean people had to be busy in order to make them satisfied in ego instinct however, they were not able to carry out the conscience properly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ond problem was that in the state of unable to overcome on the actual problem, they were trying to keep their conscience by anyhow however, eventually they fell into the fear and phobia.

Keywords: Cho Myeonghee, Korean Novel, Anxiet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 緒論

文學是一門語言藝術，它用於表達人類的思想與感情。特別是寫實主義類型的文學，更是要求作家必須擁有對人生的具體描述力和對情感的渲染力。一九二零年代，是韓國寫實主義文學發展最蓬勃的時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則是趙明熙一九二七年發表的小說〈洛東江〉。這部小說之所以被稱為寫實主義作品的經典之作，原因在於它不僅克服了以往自然主義式寫實派的弱點，還成功地運用辯證法的唯物史觀，來呈現出當時殖民地人們的目標意識。因此這部作品，至今一直被視為韓國寫實主義文學發展的重要指標。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九二零年代中期，韓國寫實派作家趙明熙的小說。筆者將透過分析他小說裡的人物心理，來探討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人性與情感特質，更期望能提供一個管道，讓現代人也能透過作家的創作意識，來了解韓國在遽變的近代化過程中，所發展出的各種人文面貌。

趙明熙，他不僅是首位克服寫實主義弱點的 KAPF(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家聯盟)作家，也是韓國近代的首位創作戲曲家、第一部出版詩集的詩人。同時，他也是第一位翻譯屠格涅夫小說〈前夜〉的韓國人譯者，更是第一位流亡於俄羅斯的

*中國文化大學2008年畢業校友，現就讀慶北大學韓國現代文學博士課程

作家。流亡海外後的他為高麗人文學奠定豐厚功績，亦被稱作高麗人文學之父。

透過上述內容可知，趙明熙在韓國的文學地位是不容小覷的。但對於他的小說作品，一直以來，眾多研究者們所使用的觀點都僅止於二分法的概念。所謂的二分法，指的是書中人物‘是否具備’對現實的覺醒，與革命意識的‘強弱’。例如，在一共十二篇的小說當中，前面六篇裡的主角，總是沉浸在悲傷與挫折中。反之，後面六篇裡的主角，不僅有了新的信念，更將悲傷化為革命的力量，並實際參與改革運動。這樣的觀點，意味著趙明熙在創作小說時，前半期的現實意識是屬於模糊不清期，而後半期則屬於明朗成熟期。¹

但不可否認的是，趙明熙是位極重視情感層面描述的作家。他不僅僅透過小說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素材，來表達他的反日本殖民思想，同時他也透過細膩的情感描述，來表達了他對日治的強烈反感。因此，光是透過革命意識的有與無(二分法概念)，很難正確解讀深藏在趙明熙小說中的反抗情感。意即，我們可以透過先前的研究結果，來了解趙明熙的文學思想變化可分為前後兩期，並且該思想的變化過程是以‘社會主義的呈現與否’來定義的。可是，我們無法透過這種思想性的研究，來了解作家在情感描述的過程中，一共運用了哪些技巧，以及情感上產生的各種變化。

針對趙明熙小說中的情感層面，本文將以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焦慮不安’的角度來進行探討。其原因與必要性如下：一、他的小說裡，多次出現‘情感’(감정)的單詞，且在人物的獨白部分裡，不少次提及自己‘太脆弱’二、在他的前期與後期小說裡，皆能找到類似‘神經質、性衝動、憂鬱症、神經敏感、歇斯底里、神經痛引發心痛’…等的精神分析學用語。三、在他流亡海外之前的幾個月(相當於趙明熙的後期小說發表階段)，他曾在隨筆中提到：

“一個人若要正常思考，必須要先解決飢餓問題，然後是性慾壓迫的問題。”²

以上三點特徵透露著兩點事實：第一、趙明熙小說中的情感變化與思想的二分法不同軌的。第二、趙明熙對於情感的理解，與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和‘利比多(Libido)’的概念是同個脈絡的。

首先，弗洛伊德認為，人有兩種本能，一是自我保護(免飢餓)，二是性(愛)。

¹ 박성모, 「趙明熙小說的現實主義性質研究」, 水源大學碩士論文, 1992; 김진석, 「趙明熙小說研究」, 『호서문화논총』 11輯, 西原大學 直指文化產業研究所, 1997; 이진수, 「趙明熙小說研究」, 韓國教員大學碩士論文, 2002; 김경선, 「趙明熙小說研究」, 東國大學碩士論文, 1992; 이인나, 「趙明熙文學研究」, 首爾大學碩士論文, 2005; 오미선, 「趙明熙小說的女性人物研究」, 忠北大學碩士論文, 2006.

² 趙明熙, 「斷想數片」, 『東亞日報』, 1928年 1月 24日; 趙明熙, 『洛東江』, 이명재編輯, 汎友社, 2004.

其次，弗洛伊德認為，人的行為舉止，無時無刻都被利比多支配著。所謂利比多，指的就是原慾(性衝動)。它不僅是一種情感，也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動力。此外，弗洛伊德還認為，若是衝動與本能被壓迫而無法獲得滿足感的話，人就會陷入焦慮不安的狀態。³由此可推測，趙明熙小說中提及的‘脆弱’，指的就是一種焦慮不安的狀態。換句話說，欲探討趙明熙小說中的朝鮮民眾的內心狀態，就有必要先從弗洛伊德觀點的焦慮不安來著手。

弗洛伊德認為，焦慮不安是一種‘碰到危險情況所產生的情感’反應。並且，有了焦慮不安的情感之後，才會出現所謂焦慮不安的症狀，其先後順序為：危險狀況→焦慮不安→症狀。此外，弗洛伊德依據人類的精神構造，提出了三種類型的「不安與症狀」：一、本我部份的神經性不安，二、自我部份的現實性不安，三、超我部份的道德性不安。

神經性不安，指的是衝動與慾望無法被滿足時，所發生的無意識狀態的不安。其相關症狀有：對悲劇的期待、分離焦慮、歇斯底里、自戀、強迫症、偏執症、恐懼症等。現實性的不安，指的是現實生活中遇到困難與危險時，所產生的有意識狀態的不安。其相關症狀有：逃跑、防禦、推測、預測、以及判斷或決定是否要反擊等行為。最後，道德性不安，指的是達不到理想規範的標準，而產生的有意識狀態的不安。其相關的代表性症狀為罪惡感、憂鬱症。⁴

依照以上敘述的觀點，本文整體的研究方法與過程具體如下：

首先，第二章節將集中探討：趙明熙四篇前期小說中最代表性的作品〈往地下去〉(1925.2)裡的‘家父長的道德性不安’。在這裡筆者將闡述，家父長們原本能保有自己的慾望與夢想，但因為道德規範的限制，不得已放棄本我(慾望)要求的滿足感。但長久的失落感使他們情緒逐漸低落，變得更加無精打采，並且間接的產生了神經性的不安症狀。同時，他們雖然努力克服問題，但仍然無法完成超我要求的滿足感。因此在本我與超我的部分接連失敗後，他們漸漸患上了憂鬱症。

關於憂鬱症的發展過程為：為了不受良心的譴責，而選擇了持續保留對慾望的壓迫感，以及選擇了放棄能帶給自己熱情的夢想。換句話說，在追求與犧牲之間，他們選擇了犧牲(亦即：選擇失去)，而且犧牲/失去所帶來的痛苦，會漸

³ Roger Kennedy, 강신옥譯, 『Libido』, EJB出版社, 2002; 弗洛伊德, 홍혜경譯, 『弗洛伊德全集-3』, Open Books出版社, 1996; 弗洛伊德, 황보석譯, 『弗洛伊德全集-12』, Open Books出版社, 1997.

⁴ Jeremy Holmes, 김중승譯, 『憂鬱症』, EJB出版社, 2006; Ricky Emanuel, 김복태譯, 『不安』, EJB出版社, 2003;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全集-13-關於無意識-』, Open Books出版社, 1997.

漸地衍發出‘愛恨並存’的情感現象。針對又愛又恨的糾結，患者會為了減輕這種痛苦，進而出現‘責備、輕視、除掉’…等的矛盾症狀。在趙明熙的前期小說中，家父長人物所展現出的(帶有罪惡感的)憂鬱症現象，主要有‘殺害的衝動’與‘自殺的衝動’。

接著，第三章節將集中探討：趙明熙四篇中期小說中的其中兩篇小說，分別是〈農村的人〉(1927.1)、〈同志〉(1927.3)裡出現的‘殖民地人的現實性不安’。⁵在這裡筆者將闡述，殖民地人物們一開始對現實生活感到不滿與失望，並透過回想過去的富足快樂生活，引發了神經性不安的症狀。但他們在短期間內很快地振作了起來，以冷靜的態度，來客觀判斷危機形成的原因，並明確地做出了是否要逃亡、或是否要自我了斷的決定。在趙明熙的中期小說中，殖民地人物所展現出的現實性不安的現象，主要有‘死亡意識’、‘逃亡意識’與‘被害意識’。

最後，第四章節將集中探討：四篇後期小說中最代表性的一篇〈洛東江〉(1927.7)裡出現的‘革命家的神經性不安’。在這裡筆者將闡述，革命家人物們雖然有著明確的革命意識，但同時也承受著神經性不安所帶來的痛苦。此刻的他們，在克服現實性不安問題的連續失敗後，已經無法思考任何先前關注過的道德問題。他們不僅忽視超我對自我下達過的命令，甚至將本我的慾望視為最有權威的超我，並執意去履行本我的命令。

他們總是持續的注視自己內心真正熱愛的對象與內心真正憎恨的對象，為了守住真愛(慾望的對象)，他們的神經性不安以諸多恐懼症的形式被表達出來。他們的慾望被壓迫過久，因而產生無意識的修正行為。他們不自覺地把問題的根源視為最恐怖的對象，並透過無意識性的反覆接觸，來努力克服恐懼感，以求達到保護自己所愛的對象，與成功脫離危機的目標。相關的行為，則是‘為了不失去鍾愛的家鄉與家庭，而不自覺地想回歸生不如死的家鄉、以及不由自主地接近會造成自己死亡的革命運動’。在趙明熙的後期小說中，革命家人物所展現出的神經性不安的現象，主要有‘殖民地恐懼症’(與家鄉的分離焦慮)與‘資本主義恐懼症’。

2. 家父長的道德性不安與神經性不安

〈往地下去〉⁶是趙明熙的第一篇小說，該小說的主角是第一人稱的‘我’。

⁵ 弗洛依德, 홍해경譯, 『弗洛依德全集-2』, Open Books出版社, 1997.

⁶ 抱石, 『땅속으로』, 『開闢』56, 開闢社, 1925.2.

‘我’剛從日本結束五年的留學回到家鄉，但他發現，家鄉與家中的情況簡直就像是個餓鬼修羅場，每個人都是一副既不幸又極其神經兮兮的模樣。貧困的家人們把最後僅剩的希望託付在主角身上，希望他能快點賺錢養家，來解決大家溫飽的問題。主角因此備感壓力，因為現實生活的問題不是靠他一個人就能解決了的。但他的確是家中目前唯一能負擔起養家重任的人，而且，這些人已經夠可憐了，他不忍心將事實告訴大家，只能默默地擔起家父長的責任。

他五年前之所以會去日本，不是為了錢，僅只是為了施展抱負。他離開朝鮮的當時，家中情況一切都安好。但五年後的今天，一切都變了。他看著眼前如同地獄般的狀況，不僅頭暈眼眩，精神還開始恍惚。甚至他認為他剛做完一場美夢，一場可以好好展開他文學寫作的美夢。但現在夢醒了，他陷入了黑暗之中。慢慢地，他出現了無意識症狀的半癱瘓行為的現象，這代表他的慾望被嚴重壓迫，而處於神經性不安的狀態裡。他並不想接受現實，甚至他還白言白語地，不耐煩地說出：“要死的話全家早就全死光了”…等的話。這證明他打心底不想面對現實，他抗拒家人目前急需他的救助，以及家中經濟狀況是需要他來幫忙的事實。他只想關心他自己，不想關心家人。但，在他說完這些氣話之後，他又表示自己的心情其實很沮喪、很鬱悶。這代表他的情感，正從無意識的神經性不安狀態，轉變成接受良心譴責的道德性不安(罪惡感)狀態。

但，他的自我仍在本我與超我之間受著極大煎熬。他兇狠地對自己的妻子說：“我光是處理自己的事情都忙不來了，哪有能力去救你們啊？”、“你可以再嫁給別人阿！”他不停地大發脾氣，把妻小都弄哭了。他還說道：“我不知道小孩是甚麼東西，不知道啦，是活是死，隨便你們，我不知道”…等的話。

弗洛伊德說過：一個人將利比多從外部回收到自己身上時，是一種二次性的自戀症狀。而且如果在這裏面出現暴力或是破壞現象的話，通常會變成破壞型自戀症或是自戀症性的憤怒，這些都屬於神經性不安的表現。⁷由此可知，此時主角的神經性不安是屬於自戀症憤怒的類型。

陷入自戀暴怒狀態的主角，其內心的慾望是自由自在地展開創作之夢，以及抗拒家父長角色帶來的壓力。但一方面，他用自戀式的暴怒方式發洩他的不安之後，他開始受到良心的譴責，甚至出現了“下巴不停顫抖”的模樣。由於他漸漸開始了解到，他終究是脫離不了這個“該死可憎的命運”，於是漸漸地進入了一種憂鬱症的狀態，越來越無力，怨恨越積越多。就這樣，主角的不安狀態，

⁷ Jeremy Holmes, 유원기譯, 『自戀症』, EJB出版社, 2003.

從自戀式的憤怒，轉變為憂鬱症的憤怒。接著，他又對妻小破口大罵：“看你們真的是越看越討厭，我今晚就要離開家裡，去首爾找工作了！”，邊說邊往家門外走去。

關於主角的這類逃避反應，在這裡可用憂鬱症式的憤怒來形容。Jeremy Holmes 說過：憂鬱症是一種受損傷的自戀症，其特徵是懦弱、無力、喪失控制能力、易內心受創。憂鬱症還會使人易被憤怒控制，且會因為一點失敗與挫折感而感到極大憤怒。這樣的情緒，容易使自己與心愛的人斷絕關係。⁸ 主角的憂鬱症式的憤怒使他不顧一切地走出家門，也使得他無力擔起家庭重擔。

這樣的他，一出家門後，發現了一件事實 - 周圍漸漸暗了下來、外面的氣氛比家中更是黑暗沉悶。他慢慢地又了解到 - 造成一切不幸的根源並非家裡，而是外面的社會環境。他說道：“地面上所有的東西好像都要陷入黑暗的命運裡了”。對主角來說，未來沒有一線希望可言。他說：“為何我如此脆弱？”

“我無法思考、我身陷黑暗的世界裡、我的內心也是黑暗的、我要被摧毀了、我閉上了眼睛，往痛苦的冥想世界裡去，我的靈魂似乎被黑暗世界吸進去了…”。

根據金東圭(音譯)的說法：最能代表憂鬱症的顏色就是黑色。⁹ 主角不僅多次提及黑色世界，他回到家後，也不停地表露著憂鬱症的態度。他看著自己的孩子，說：“本能地覺得可愛，但心靈上竟然不由自主地抗拒”。他還說：“心靈上的光芒被這惡戲般的命運給遮蔽了！我竟然被宇宙生命給拒絕了！”於是，他為此感到氣憤，接下來，他說：“想要把眼前一切生命都殺死！一切都只剩下對生命的否定、以及飄渺無力”。他更想要“用火把一切都燒光，把飄渺無力的部分都一起燒盡！”。

關於這樣的現象，我們可用‘殺害衝動’來解釋。Jeremy Holmes 提到：憂鬱症患者會有想自殺的念頭，他們希望透過自殺來解決痛苦。關於此部分，所謂：‘想殺害一切、想自殺、想被殺害’的這三種態度，都可以從憂鬱症患者身上找的到。¹⁰ 小說中主角所表現出來的憂鬱症，則屬於想要殺害一切的類型。

到了首爾的主角，由於面臨求職的不順，導致他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在這狀況下，他將所有聽到的聲音，包括妻子責罵孩子的聲音，都當作是詛咒自己的聲音。他還差點怒砸自己的鞋子到妻子頭上。這代表他又出現了想要殺害

⁸ Jeremy Holmes, 『憂鬱症』, 同上, 14~15頁.

⁹ 김동규, 『Melancholia - 西方文化的情感pathos根源-』, MUNHAKDONGNE出版社, 2014, 18~21頁.

¹⁰ Jeremy Holmes, 『憂鬱症』, 同上, 69~72頁.

一切的衝動。

最終他還是忍下來了。他雖然有殺害一切的衝動，但他同時受到超我(家父長良心)的支配，於是他閉上了眼睛，在安靜下來的房間裡面，他多次闔上雙眼，並說：“在閉上的雙眼底下，有著黑漆漆的天光世界。”他看著無法溫飽的孩子，還說：“我們都太脆弱了，我們所有人都得帶著罪惡感活下去。”由此可知，主角日漸無力的原因，正是超我部分的影響使然。

憂鬱症患者經常認為自己的生命已走到盡頭，也會有自我厭惡的想法出現。他們不時地陷入罪惡感與自我否定狀態，無法自拔。¹¹ 關於自我厭惡的例子裡，主角在自己的詩集因未能通過日本總督府的檢閱制度而被退稿之後，他的自信心完全潰滅。他首先對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汗顏，更對無法賺錢的自己感到厭惡。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甚至打算放火燒了全家，好讓大家都脫離痛苦。從這裡可觀察到的是，他想要先殺害全家再自殺。但是，由於道德性不安的影響，他並沒有付諸實行，反而是把自己的殺害慾望，轉變為強盜的搶劫慾望。他說，當強盜不僅能找回自信心，還能解決全家的經濟壓力。

但是，這個念頭，又因為家父長的道德感而被壓了下來。他擔心若是他被警察抓去關的話，小孩子都得被送去孤兒院。他不忍心讓孩子沒了爸爸，所以他放棄了用搶劫的方式來抒發自己憂鬱症式的憤怒。換句話說，他放棄了殺害全家、放棄了當強盜的念頭。他失去了所有任何能抒發憂鬱的管道，最後他只能透過夢境，來完成殺害的慾望。在這個夢境裡，他拿著刀子進行了搶劫，並刺傷了想抓他的巡察。

趙明熙在這篇小說裡，描述了主角為了完成道德標準(超我)的命令，不得已放棄了(本我)長期以來追求的梦想，以及任何能抒發憂鬱症痛苦的一切衝動與慾望(本我)。這部小說雖然描述了不少人物神經性不安的部分，但人物的道德性不安現象才是趙明熙在這部小說裡要表達的重點。

3. 殖民地人的神經性不安與現實性不安

<農村的人>¹²的主角是個農夫，名叫元寶。他居住的農村裡，正面臨著乾旱帶來的生存危機。在這個長期不降雨的農村裡，他們的生活日益貧困，極可能餓死的危機，使得農民們漸漸地感到了恐慌，並且這個恐慌，促使他們集聚在了一起。

¹¹ S. Freud, "Trauer und Melancholie", *Psychologie des unbewußten*, p.198. Jeremy Holmes, 『憂鬱症』, 同上, 7頁. 김동규, 同上, 236頁.

¹² 趙明熙, 『農村 사람들』, 『現代評論』, 國學資料篇, 1927.1.

大部分的人討論著，應該去別的地方謀生。對此，有些人提議去附近的日本或是西間島。這意味著他們認為，與朝鮮相比之下，日本與西間島會是個適當的避難處。但又有人反駁說，日本是殖民地的宗主國，‘那裏的朝鮮人幾乎都被壓迫、被陷害、甚至被抓去做無薪勞工，很可憐的；至於西間島，因為處於半殖民地的狀態，朝鮮人在那裏總被中國人視為厭惡的排擠對象。’聽完這些意見之後，有個農民站出來，做了一句總結：“朝鮮人竟然是活不了也逃不了啊！”從他們的對話可得知，這些農民們面對危機時，皆能冷靜地運用自己的常識與經驗來判斷，這顯示了他們所感受的恐慌是屬於意識層面的現實性不安。

按照故事敘述者的描述，主角元寶，是個閱歷比其他人都還要豐富的人物。根據元寶的判斷，農村問題的真正核心，在於日帝的走狗父子檔-老金與小金的惡行。老金是封建時代擔任過官職的地主，在朝鮮淪為殖民地之後，他們父子倆與日帝聯手一起欺壓農民，恣意竊取農民的土地與錢財。依照元寶的說法，他們是一邊明目張膽地玩弄法律，一邊行強盜之實的惡人。對於這種惡人，應該要採用報復的行動，被害者們必須主動把被他們搶走的財富搶回來。他認為，逃離家鄉不是個好方法；積極主動把失去的東西找回來，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但是，一位老農民聽完他的話之後，反對以暴制暴的方式，並且還對元寶說：“窮人與有錢人的命運是天註定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元寶非常強烈反對這種用命運論的方式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態度，因為這種命中注定的信念是無法改變現實問題的。弗洛伊德曾經提過：‘宗教層面的命運論是一種神經性不安的反應，透過宗教信仰只能暫時解決心中的慾望不安。’¹⁵

元寶對於老農民的這種不切實際的態度感到非常生氣，但他跟老農民展開激烈的爭辯之後，仍舊無法說服對方，漸漸地，元寶開始而感到受挫與憤怒。處於憤怒情緒的元寶，不自覺地將憤怒帶回了家中，這意味著，他的不安漸漸地從現實性轉變成神經性的狀態。他不僅辱罵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叫她們‘要死就滾一邊去死’，還透過粗暴的方式，來恢復自己受挫的精神狀態。如司故事的敘述者所描述的：‘他就像日帝走狗一樣，忘記了一切道德感與良心，決定只顧好自己的性命，漸漸地，元寶感覺到自己再度獲得了原始強大的生命力與動力’。從這裡可以發現，元寶陷入了自戀症性的憤怒的狀態中。他的利比多

¹⁵ 弗洛伊德, 韓伯錫譯, 『弗洛伊德全集—12』, 同上, 98頁.

從外部轉移到了自身上，代表他正透過自戀症的方式，來滿足自己持續以來被壓迫的生存慾望。

但是，陷入神經性不安的元寶，接著回想起自己的摯愛 - 被小金奪走的妻子。突然間，他的自戀症現象消失了，他的利比多從內部又再度移轉到了外部去了。恢復理智的他，開始注視到母親和女兒的可憐模樣，並說：“這個女人到底去了哪裡？明明就已經和小金分開了…連自己的小孩都不要了嗎？”接著，元寶看著挨餓受凍的母親與女兒，突然下定決心似地，走出了家門，出門前，他用溫和的態度，告訴母親：“我去辦點事情……………”這樣的態度，顯示了元寶的不安已經不屬於神經性不安的層面了。

接著，隔天傳來了一個消息 - 元寶偷偷與朋友潛入小金的家中打算行竊，但不幸地被憲兵逮到，並關進了監獄。更令人驚訝的是，元寶當天就在監獄裡自殺了。元寶自殺的原因，無疑是經過意識層面的判斷所造成的。因為元寶之前已經有入獄過的經驗，他無法再忍受牢獄之苦，所以決定了斷了自己的性命。他的舉動，血淋淋地表現出在日治壓迫的體制下，無產階級農民生不如死的痛苦。

該故事的結尾中，除了元寶選擇的自殺方式之外，最後還描述著，其他農民們決定離鄉背井，前往西間島逃難的場面。對他們來說，元寶的死給了他們極大的打擊。在貧窮餓死、以及被殖民者迫害的危機下，農民唯一能選擇的不是死亡就是逃亡。趙明熙透過這部小說，明確地描述了：親身經歷日帝迫害的農民們，分別透過對死亡與逃亡的意識來處理危機的態度，這也透露著人物們的不安狀態，正是屬於殖民地現實層面的不安。

<同志>¹⁴的主角是第一人稱的‘我’。‘我’總是不停地躲躲藏藏，害怕被人認出，害怕有人在路上喊出自己的名字，害怕被抓到監獄關到死。而且，‘我’選擇透過迴避人群以及不停躲藏的方式來解決‘可能會被抓去關’的危險情況。像這種經過判斷並決定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不讓自己被加害的意識，可稱為‘被害意識’。

有著被害意識的‘我’在搭火車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友人。當下‘我’的反應是立即迴避。接著‘我’避免被友人發現，而選擇逃到了另一個車廂。根據主角的說明，‘我’之所以會決定迴避這位友人，是因為之前‘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曾經被這位友人背叛過。透過這個曾經親身經歷過的故事設定，更加能證明了‘我’的擔心與被害心理，並不是一種神經性不安症的被害妄想

¹⁴ 趙明熙, 「同志」, 이명재編輯, 同上, 137~138頁.

症，而是有清楚有根據的現實性不安層面的被害意識。

該故事的結尾中，描述著這位友人當初和主角決裂之後，反而積極地進行反殖民的革命運動。因此主角在火車裡，對友人表達了歡喜與欣慰。主角認為自己算是遇到了同志，並且順利地脫離了被間諜抓走的危機。

可是故事裡並沒有對之前那段友人的背叛史多作說明。這代表了主角仍然對這段背叛史心存芥蒂。這也證明了趙明熙透過這部小說，真正想表達的是在殖民地的環境裡，周遭充斥著許多日帝的間諜。因此殖民地人們不得不產生這種現實性不安層面的被害意識。

4. 革命家的現實性不安與神經性不安

在〈洛東江〉¹⁵這篇小說裡，一開始登場的人物是該故事的敘述者。他對洛東江以及江邊情況作了許多描述，其重點的相關內容如下：

這條江，以及江邊的居民——他們難道不能永遠不分開嗎？這些人們就像一群狗兒，從很久很久以前就緊緊地依附著這片母地的乳頭生存了下來，但現在這乳頭已經不屬於他們自己的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兇猛的狼群們不停地衝下來，對著他們蹂躪踐踏著。現在，這些人連一口奶都很難喝到了。他們沒別的方法，只能在這片土地上開始漂泊與流浪。

弗洛伊德說過：疲憊無力的相關經驗是造成外傷的本質。人之所以會喪失活力，是因被某種外力壓迫所產生的強烈緊張感，以及因緊張而失去重要對象的關係。弗洛伊德還說到：通常嬰幼兒經歷的軟弱無力期會特別地長久，並且他們會因此感受到外部的巨大危險性，接著會更期待被保護，更會對於能夠讓自己再度回歸到子宮安全生活的對象感到更加重視。Ricky 認為弗洛伊德的這番理論，對於理解分離焦慮(不安)症狀是很有幫助的。¹⁶

所謂的分離焦慮，顧名思義就是不願與心中所愛的對象分離所產生的焦慮情感。受分離焦慮所苦的人，會出現總是不自覺地想靠近特定對象，並且會為了得到安全感而努力想與之接觸的行為。對於這個現象，Ricky 則稱為：帶有熱愛情感的執著行為¹⁷。換句話說，失去活力所引發的焦慮反應，可用以下的方式來理解：外力壓迫→劇烈緊張→失去/分離→疲憊軟弱無力→分離焦慮→

¹⁵ 趙明熙，「洛東江」，『朝鮮之光』69，國學資料院，1927.7；趙明熙，이명재編輯，同上。

¹⁶ Ricky Emanuel，『不安』，同上，22頁。

¹⁷ Ricky Emanuel，同上，65頁。

關愛性的執著行為。

但是，除了分離焦慮症中的執著行為之外，還有一種恐懼症現象中的執著行為。雖然兩者同屬於神經性不安的症狀，但恐懼症的形成原因，其實與超我(道德標準)有某種程度上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患者多半是害怕犯錯，導致無形中將自己的恐懼情感最大化，進而形成了恐懼症。

Ricky 還說過:恐懼症是一種為了控制焦慮不安，而將之集中在某個特地狀況，以方便控制其狀況的一種的消除不安的方法。因此恐懼症的患者經常會反覆地重演自己所害怕的情況，並主動去練習預測該情況的發生。透過這種(強迫性意識的回避現象)方法，患者的神經症性不安就能夠稍微緩和下來。¹⁸ 這樣的理解方式可整理如下:神經性的焦慮不安→ 害怕犯錯→設定恐懼對象→恐懼症→強迫性地反覆接近並練習控制。

透過敘述者的描述可得知，洛東江與居民的關係分別為母親與孩子。洛東江一帶的人們視洛東江為母親，而這位母親是能夠充足他們本能慾望的重要對象。但是現在這母親般的大江已不再屬於他們的了。以前獨佔洛東江母親的時候他們是不需要漂泊流浪的，但現在他們不僅失去了對母親的依靠，外加野狼般的外力不停地打擊他們，使得他們不僅開始漂泊，甚至還出現了分離不安(焦慮)的症狀。這段敘述者所要表達的，就是人們內心真正所愛的對象是洛東江與家鄉的土地，以及與之分離所產生的分離不安症狀。趙明熙更是透過小說的主角朴成雲來清楚地呈現了這種分離焦慮(分離不安)所引發的執著表現。該內容如下:

病人的臉色蒼白，且幾乎瘦得不成人形。

“這位船夫大哥，是否能唱段江曲來聽聽?”

“怎麼突然說這種話?”

“我想聽……，說不定這是我人生中的最後一次的渡江了……。”(省略)

船上的人們聽到歌聲都忍不住地紅了眼眶。

到了這首歌的第三個節拍，朴成雲突然變得歇斯底里，並激動地開始跟著合唱。

當歌聲結束之後，成雲幾乎是呈現著顛瘋狀態，他激動地搖晃著身體並捲起了衣袖，一下子把手臂浸到江水中揮來揮去，一下子用手掌觸摸或是舀起江水，身旁的人看到這景象紛紛說道：

¹⁸ Ricky Emanuel, 同上, 26頁, 74~78頁.

“唉唷，真糟糕，一個生病的人怎麼可以把手臂浸到冷水中呢？真的是……”

朴成雲是一位反殖民革命家人物。他在監獄裡遭受慘絕人寰的酷刑折磨，直至死亡之前，他決定返回家鄉。由上述內容可得知，一直到他死前為止，他心中所牽掛的對象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洛東江。他不為自己的死亡感到難過，他難過是因為他即將和洛東江永遠分離。在他要求船夫為他唱首江歌卻因為船夫不會唱而被拒後，他的戀人-羅莎開口為他唱了江歌，其歌聲與歌詞都讓所有人聞之鼻酸，而朴成雲更是激動地表現出神經性不安的神態。透過朴成雲不停地觸摸江水的舉動，我們可得知他抗拒與他深愛的洛東江分離，這也代表了他正處於與洛東江的分離焦慮的狀態中。

除了分離焦慮中出現的關愛性的執著行為，我們從主角身上還能找得到關於恐懼症的執著行為(強迫性意識)。不過，在恐懼症的表現之前，趙明熙先刻畫了關於現實性的不安的部分。其內容如下：

那時，正值三一運動的爆發期，他跟著參加了，他成為了一位勇敢的鬥士，但也因此進了監獄。一年後他出獄時，發現了家道已衰弱，家鄉已無法再居住，於是他決定和父親一同逃往西北間島。剛剛唱的那首洛東江的歌曲，正是他逃離家鄉之後所親自譜寫的作品。

朴成雲在第二次被關進監獄之前，曾經流亡海外五年左右。他之所以決定流亡海外，是因為日治的壓迫與生存的困難。迫於現實因素，他不得已做出了理性的判斷，逃離家鄉是他針對危險狀況所決定的選擇。因此我們可得知，朴成雲從朝鮮離開前往中國，並展開民族主義性的反殖民的革命運動，都是在現實性不安的作用下所展開的理性行為。此外，這種現實性不安的狀態漸漸開始往神經性不安的狀態移動的最初階段，就是他極度思念家鄉，並為洛東江譜曲的時候。臨死前，他聽到這首歌時所表露的歇斯底里，正意味著這首歌喚起了他慾望壓迫感的感受。

之後，他在南北滿洲一帶、北京上海一帶積極地活動，為了革命運動，他奉獻了一切。但五年的時間過去了，所有的運動都以失敗告終。最後他決定回到朝鮮，並且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從民族主義鬥士變身為一位社會主義運動者(中略)

“不行，我們必須要繼續待在朝鮮。如果是為了無產階級的事情，我們去

哪裡都好。去中國、去印度、去世界的任何一處都好。但是我們的情況不一樣。我們必須要在朝鮮行動！就算要死，我們也有責任義務與熱情來留在此，與這片土地的人們一起死去。

為了能再度回到家鄉，他理智地在海外進行了許多獨立革命運動。但這些革命運動皆被打壓，並以失敗告終。漸漸地，他的回鄉慾望無法(透過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來)得到滿足，但又同時又害怕自己怠惰了革命運動。於是漸漸地，他的殖民地恐懼症開始形成，他的恐懼症現象，正是不怕死的回鄉動作，以及在朝鮮進行社會主義運動的動作。

朴成雲回到朝鮮後，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鄉的農村進行改革。他想要改善朝鮮地主和日帝警察聯手以殖民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欺壓農民的生活狀況。但他所有的改革計畫最終仍告失敗，他的朋友們認為在朝鮮實在是無法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制度，建議朴成雲再度離鄉，去別的地方築夢。他們認為，要是硬待在朝鮮，能做的只有恐怖組織的行為而已。

但朴成雲說道：「寧死也要死在這裡！因為有義務有情感」。這些跡象都顯示著，朴成雲明明知道堅持革命下去只有死路一條，但他仍舊不放棄，他仍舊為了不與熱愛的家鄉分離(為了再度與母親般的大江回到以前的狀態)，他必須要使家鄉脫離像野狼般的日帝的殘暴肆虐，因此他故意往他最害怕的道路——與日帝的對抗之路前進。換句話說，他為了控制他對日帝的恐懼，刻意讓自己習慣這個恐懼，並且想要克服這個恐懼。若一旦克服，他就有希望能夠爭取家鄉的和平和幸福。

明明知道自己通往的是死亡之路，但還是要挑戰前進的這種恐懼症性的表現，除了主角朴成雲之外，我們還可以透過他的戀人——羅莎——來探討。羅莎在朴去世後，決定踏上朴以前曾經走過的革命之路。她向北方走去，她決心要實現社會主義理想。但是，故事的敘述者在結尾的部分，對羅莎下了一個評語：「不久之後，她應該也是會再度回到這個無法忘懷的大地吧？」趙明熙這樣的小說設定，再度表達了人物們與故鄉的分離焦慮(喪失家園的恐懼症)，以及對殖民地惡勢力(日帝)的恐懼症不安。

趙明熙在這部小說裡，描述了主角明確地區別自己內心真正熱愛的對象與憎恨的對象，以及為了守住真愛，而不自覺地透過恐懼症的形式來努力克服分離的痛苦。這就是慾望被壓迫過久而產生無意識的修正行為。明明知道會死，但更害怕的是失去家園，因此更是不顧一切地邁向了死亡之路。這正是「殖民地恐懼症」的表現。

5. 結論

本文透過分析趙明熙四篇小說中主角的情感變化，得知作家當時對於人性的刻劃方式可被分為三種類型。這也意味著，趙明熙對於人性與社會的思考方式一共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開始是受制於家父長道德體制的人物部分。更具體的說，他們的不安情感從道德性不安轉變成神經性的不安，越是無法消除對道德觀的罪惡感，慾望被壓迫所產生的神經性不安也會更加地深化。作家在創作作品的初期階段，將尚未完全參與社會活動的家父長知識份子人物的心理，用這種細膩的手法，做出了生動的描寫。這也意味著，作家當時的創作意識，尚停留在自身個人的階段裡。

接著，作家漸漸地把焦點轉移到無產階級的農民身上。他們都是天天直接與日帝走狗們接觸的標準殖民地人物。由於現實生活層面的直接性壓迫，使他們的情感從神經性的不安轉變為現實性的不安。這代表作家的意識從缺乏社會全體性的家父長個人情感，漸漸發展成社會參與層面的現實情感。

最後，是社會參與人物們的努力不停地遭挫，導致現實性不安又退回神經性不安的層面。但他們與初期的人物不同。他們仍持續在與社會連結的關係上，參與社會的人物所表現出來的神經性不安，既能脫離初期人物想逃離的家父長的道德性不安，也能將中期人物們受挫所產生的現實性不安化為另一種新的力量。

雖然根據先前研究者們的觀點可得知，趙明熙在思想層面的文學創作上，僅有批判性寫實主義 $\leftrightarrow$ 社會主義性的寫實主義、虛無主義 $\leftrightarrow$ 社會主義、個人行動 $\leftrightarrow$ 全體革命…等二分法式的型態特徵；但是筆者透過情感方面的研究，發現了一個新的觀點 - 作家在情感流動的創作層面，細膩地刻劃了‘道德性不安轉往神經性不安的流動、神經性不安轉往現實性不安的流動、以及現實性不安轉往神經性不安流動’的三種現象。

在透過文學作品，來理解韓國殖民時期的各種人文面貌時，趙明熙小說中人物呈現的焦慮不安狀態的變化可以提供我們許多幫助。透過這三種情感變化的模式中我們也能領悟到，生活在殖民時期的人特別容易出現：因雙重的失敗感而失去自我存在價值的憂鬱症現象、因生活困苦而汲汲於滿足自我本能，卻無法顧及道德觀的神經症現象、以及為了克服長期解決不了的現實問題，也為了遵循一定的道德觀念所產生出來的恐懼症現象。

參考文獻

- 趙明熙 (1928.1), 「斷想數片」, 『東亞日報』
- 趙明熙 (2004), 『洛東江』, 이명재編輯, 汎友社
- 趙明熙 (1927.7), 「洛東江」, 『朝鮮之光』 69, 國學資料院
- 抱石 (1925), 「땅속으로」, 『開闢』 56, 開闢社
- 趙明熙 (1927.1), 「農村 사람들」, 『現代評論』, 國學資料篇.
- 박성모 (1992), 〈趙明熙小說的現實主義性質研究〉, 水源大學碩士論文
- 이진수 (2002), 〈趙明熙小說研究〉, 韓國教員大學碩士論文
- 김경선 (1992), 〈趙明熙小說研究〉, 東國大學碩士論文
- 이인나 (2005), 〈趙明熙文學研究〉, 首爾大學碩士論文
- 오미선 (2006), 〈趙明熙小說的女性人物研究〉, 忠北大學碩士論文
- 김진석 (1997), 〈趙明熙小說研究〉, 《호서문화論叢》 11, 西原大學 直指文化產業研究所
- 弗洛依德 (1997), 『弗洛依德全集 -2』, 홍혜경譯, OPEN BOOKS 出版社
- 弗洛依德 (1996), 『弗洛依德全集 -3』, 홍혜경譯, OPEN BOOKS 出版社
- 弗洛依德 (1997), 『弗洛依德全集 -12』, 황보석譯, OPEN BOOKS 出版社
- 弗洛依德 (1997), 『弗洛依德全集 -13』, OPEN BOOKS 出版社
- 김동규 (2014), 『Melancholia -西方文化的情感 pathos 根源-』, MUNHAK DONGNE 出版社
- Jeremy Holmes (2006), 『憂鬱症』, 김중승譯, EJB 出版社
- Ricky Emanuel (2003), 『不安』, 김복태譯, EJB 出版社
- Roger Kennedy (2002), 『Libido』, 강신옥譯, EJB 出版社
- Jeremy Holmes (2003), 『自戀症』, 유원기譯, EJB 出版社
- Ivan Ward (2002), 『恐懼症』, 태보영譯, EJB 出版社

投稿截止：2018 年 10 月 30 號

刊登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號